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五

列傳八十五

馬燧

子暢 燧兄炫

渾瑊

子鎬

鐵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其先自右扶風徙焉祖珉官至左玉鈐衛倉曹父季龍嘗舉明孫吳俶儻善兵法官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畧軍使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爲一儒哉燧姿度魁異長六尺二寸沈勇多智畧該涉羣書尤善兵法安祿山反俾光祿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負恩首亂雖陷洛城必當夷滅公盍建不代之功誅其逆將向潤客牛廷玠拔其根柢祿

山西不能入關則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循雖善之計  
不時決事洩祿山果遣韓朝陽來召循朝陽至范陽與  
循語陰伏壯士以弓弦縊殺之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  
遇匿之踰月間行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邵寶應中  
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奏署趙城尉是時迴紇大軍還國  
恃復東都之功倔強恣睢所過或虜掠廩粟供餽小不  
如意恣行殺害抱玉具供辦賓介皆憚不敢行燧自贊  
請主郵驛比迴紇至則先賂其渠帥與明要約迴紇乃  
授燧旗幟爲識犯令者命燧戮之燧取死囚給廝役小  
違令輒殺之迴紇相顧失色虜涉其境無敢暴掠抱玉

益奇之燧因說抱玉曰屬者與迴紇言得其情今僕固  
懷恩恃功樹黨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分授疆土  
皆出於懷恩其子瑒佻勇不義以燧度之將必窺太原  
山西以爲亂公宜深備之無何懷恩果與太原都將李  
勗誠通謀將取太原其帥辛雲京覺之斬勗誠固城自  
守懷恩遣其子瑒率兵圍之初迴紇北歸遣其將安恪  
石常庭將兵數百及誘募附麗者復數千人以守河陽  
東都所虜掠重貨悉積河陽是時懷恩遣薛嵩自相衛  
餽糧以絕河津抱玉令燧詣薛嵩說之嵩乃絕懷恩從  
順奏署左武衛兵曹歷太子通事舍人遷著作郎營田

判官無幾遷祕書少監兼殿中侍御史爲節度判官承務郎遷鄭州刺史燧乃勸課農畝總其戶籍歲一稅之州人以爲便大厯四年改懷州刺史乘亂兵之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糧穀人頗賴之抱玉移鎮鳳翔以汧陽被邊奏署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會抱玉入覲與燧俱行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

禦水陸運使大厯十年河陽三城兵亂逐鎮將常休明

以燧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河陽三城使十一年

五月汴州大將李靈耀反因據州城絕運路以邀節制

代宗務姑息人因授靈耀汴宋等八州節度留後靈耀

不受命乃潛結魏博田承嗣乃遣兄子悅將兵援靈耀

破永平軍將劉洽詔燧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合軍討

靈耀師次鄭靈耀多張忠臣懼賊焚廬舍西走燧軍頓

人震燧勸其還兵請爲前鋒擊破田悅進逼汴州忠臣

行汴南燧引軍行汴北又敗靈耀將張清於西梁固靈

耀選銳兵八千號餓狼軍燧獨引軍擊破之進至浚儀

是時河陽兵冠諸軍承嗣又遣悅將兵二萬救靈耀破  
永平軍將杜如江畧曹州又敗李正己遊軍擊走劉洽  
長孫全緒等軍乘勝去汴州一舍方陣而進忠臣會宋  
州淮南浙西兵與戰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四千人爲奇  
兵擊破之田悅匹馬遁去靈耀知悅敗明日以百騎夜  
走汴州悉降燧讓功於忠臣忠臣素暴戾燧不欲入汴  
城乃引軍退舍於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因會擊殺  
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

秋大雨軍吏請具舟以避燧日使城中盡魚而獨完

其家吾不忍既而水不爲害

大厯十四年六月檢校工部尙書太原

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留後尋爲節度使太原承前政

鮑防百井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爲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場以習戰陣教其進退坐作之勢建中二年六月朝於京師加檢校兵部尙書令還太原初田悅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詐効誠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之其年悅果與齊趙同謀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洛築重城絕其內外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洛將張仵皆堅守不拔昭義



軍告急乃詔燧將步騎二萬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洺燧軍出嶠口兵未過險乃遣持書喻悅且示之好悅謂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鄲悅遣使至燧皆斬之以徇遣兵擊破其支軍射殺其將成炫之悅自攻臨洺遣大將楊朝光將兵萬人於臨洺南雙岡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進軍營於二柵之中其夜東柵走歸悅明日燧進軍營明山取其棄柵以置輜重悅謂將吏曰朝光堅柵不下萬人假令燧等盡銳攻之比數日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此必拔臨洺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

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軍攻朝光田  
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騎兵  
合神策軍於雙岡禦之令曰令悅得過當斬爾自良等  
擊却悅燧乃令推火車以焚其柵斬朝光及大將盧子  
昌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至臨洛  
田悅悉軍復戰燧以銳兵振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決  
死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生虜九百人得穀三十萬斛  
器甲稱是悅收敗兵夜遁邢州圍亦解以功加右

本紀  
左

僕射先戰燧誓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其  
私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

燧家財尋加魏博招討使三年正月田悅求救於淄青  
恒冀李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救悅李惟岳亦遣兵  
三千赴援悅收合散卒二萬餘人壁於洹水淄青軍其  
東恒冀軍其西首尾相應燧率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  
河陽兵詔河陽節度使李芑將兵會之軍次於漳悅遣  
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爲固軍不得渡燧乃  
於下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鎖鎖絕中流實以土囊以  
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欲老  
燧軍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  
抱真與李芑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

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  
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  
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  
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  
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并引軍合於  
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令諸  
軍半夜皆食先雞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趨魏  
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陣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  
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  
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餘人踰

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申令無動命前  
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爲陣燧出陣募勇力得五千餘  
人分爲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  
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卻河東  
軍旣勝諸軍還鬪合擊又大破之迫洹水悅軍走橋橋  
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餘級殺大將孫晉卿安  
墨啜生獲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紀淄青軍殆盡死  
者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敗卒千餘人走魏州至門州  
將李長春閉門不納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納悅悅旣  
入殺長春嬰城自守數日李再春以博州降悅兄昂以

洺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遣符璘李瑤將五百騎送  
淄青兵還鎮璘瑤因來降燧魏州先引御河入南流燧  
令塞其領口河流絕城中益恐悅乃遣許士則侯臧徒  
步間行說朱滔王武俊借兵求救時王武俊已殺李惟  
岳傳首京師授武俊恒冀觀察都防禦使時武俊同列  
張孝忠已爲易定節度使武俊獨爲防禦使又割趙深  
二州爲一鎮以康日知爲觀察使甚爲怨望且素輕孝  
忠恥名在下時朱滔討李惟岳拔深州求隸幽州不得  
亦怨望由是滔武俊同謀救悅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  
二萬背城而陣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五月加燧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六月朱滔王武俊聯兵五萬來救悅至於城下諸帥議退兵燧固不可德宗遣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軍步騎萬五千人赴燧是月晦懷光亦至懷光勇而無謀軍至之日未休息堅請與滔等戰王師不利悅等決水灌燧等軍燧兵屈糧少七月燧與諸軍退次魏縣是月詔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貝四州節度觀察招討等使田悅朱滔王武俊軍亦至魏縣與官軍隔河對壘十一月三盜於魏縣軍中遞相推獎王號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遣使於李納納稱齊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爲天下兵馬

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僞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而名  
目頗有妖僻者然未敢僞稱年號而五盜合縱圖傾社  
稷兩河鼎沸寇盜橫行燧等雖志在勤王竟莫能毆數  
患難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帝幸奉天燧引軍還太原議  
者云燧若乘田悅洹水之敗併力攻之時城中敗卒無  
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與抱真不和遷延  
於擊賊乃致三盜連結至今爲梗職燧之由

初李抱真欲殺懷州

刺史楊鉢鉢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其解邢  
圍獲軍糧燧自之以餘給抱真軍抱真益怒迨之捷  
軍進薄魏悅以突騎犯燧營李芄救之抱真勒兵不出  
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真  
不聽請獨當一面歸是逗留帝數遣使講解武俊畧趙  
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



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  
田昂降燧請以洺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元卿爲  
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  
兼隸於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  
功燧至太原遣行軍司馬王權將兵五千赴奉天又遣  
男彙及大將之子與俱來壁於中渭橋及帝幸梁州權  
彙領兵還鎮燧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面平易受  
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有警急乃引晉水架汾而注城  
之東緒以爲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  
多爲池沼樹柳以固隄尋兼保寧軍節度使興元元年  
正月加檢校司徒封北平郡王七月德宗還京加燧奉  
誠軍及晉絳慈隰節度并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令與

侍中渾瑊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同討河中初李懷光據河中燧遣使招諭之懷光妹壻要延珍守晉州衙將毛朝敷守隰州鄭抗守慈州皆相次降燧初王武俊自魏縣還鎮雖去僞號而攻圍趙州不解康日知窘蹙欲棄趙州燧奏曰可詔武俊與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請改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又加燧晉慈隰節度使燧乃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常上嘉而許之燧乃遣使迎日知旣至籍府庫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九月十五日燧帥步騎三萬次於絳分兵收夏縣畧稷山

攻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燧以兵攻絳州十月拔  
其外城其夜僞刺史王克同與大將達奚小進棄城走  
降其衆四千人又遣大將李自良谷秀分兵畧定聞喜  
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縣降其將辛晒及兵五千  
人谷秀以犯令虜士女斬之以徇貞元元年軍次寶鼎  
敗賊騎兵於陶城前鋒將李黠追擊之射殺賊將徐伯  
文斬首萬餘級獲馬五百匹是歲天下蝗旱物價騰踊  
軍乏糧餉而京師言事多請捨懷光上意未決燧以懷  
光逆節尤甚河中密邇京邑反覆不可保信捨之無以  
示天下慮上爲左右所惑且兵事尙密六月燧乃捨軍

以數百騎朝於京師比召見燧曰臣雖不武得芻糧支一月足以平河中上許之七月燧因朝京師乃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于長春宮懷光將徐廷光以兵六千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曠日持久所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憚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拜燧乃喻之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建大勲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勲力背君上爲族滅之計邪從吾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

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延光感泣俯  
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籬堡守將尉珪以兵二千  
因堡降燧延光東道旣絕乃率衆出降燧以數騎徑入  
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輩復得爲王人矣  
渾瑊繇是服燧私謂參佐曰予嘗謂馬公用兵與予不  
相遠但驚怪累敗田悅今觀其行兵料敵吾不迨遠矣  
八月燧移軍於焦籬堡其夜賊太原堡守將吳罔棄堡  
而遁其下皆降燧率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陣於城下是  
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城降其守兵猶一萬六千  
人斬賊將闞晏孟寶張清吳罔等七人以徇爲懷光脅

虜者皆捨之燧自朝京師還行營凡二十七日而河中  
平詔書褒美遷光祿大夫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  
官宴賜畢還太原是行也德宗賜燧宸扆台衡二銘序  
曰朕每覽上古之書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  
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鑒誠或諷以詠歌煥乎典  
謨百代是式有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  
未能追也頃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多所規諫  
聊爲君臣箴用答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固請  
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旣非工義又非備垂諸後裔良  
所惡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裨後代

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歟宸展銘曰天生蒸人性命元淳  
嗜欲交馳利害糾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  
情云云目不備覩耳難徧聞覩之間之矧又非真事失  
其源道遠莫親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維何不自正  
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從爾欲罔載爾僞體道崇德  
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慮一  
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無求備事多總集  
衆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爲鑒我鑒  
斯明以天下之心爲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辦理惟精  
逆耳拂心必嘉乃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姦諛全

度忠貞先人立言爲代作程謬謬者昌唯唯者傾繫以  
興亡曷云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祇  
畏馭朽爲戒納隍爲志神將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爲家  
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構遠  
奇伎淫巧放珍禽怪獸敬之慎之天命可祐欲令必行  
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已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  
將有爲靡不三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  
亦隨慢易厥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  
力厲階斯起垂旒蔽聰黈纆續塞耳含宏光大是亦爲美  
覆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



守丕圖寇戎薦興德化未孚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  
物情仰稽典謨作誠斯言寘於座隅合衡銘曰天列台  
星垂象於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弼爲衡爲鈞  
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  
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若符契  
以道匡救盡規獻替木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之盛時  
惟陶唐乃聞疇咨仄陋明敎洎乎有虞二八騰芳爰迨  
伊尹相於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道德無不行謀無不  
臧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旣興蕭曹亦彰烈烈我祖  
膺期而昌剋滅羣兇砥平四方惟衛及英啓闢封疆曰

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魏徵忠譽昂昂偉茲衆材爲棟  
爲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廢興繫於時主主  
之得失資於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爲方伯入作  
申甫絕維載張闕袞斯補惟德是倚惟才是求人不易  
知德亦難周傳說版築夷吾射鉤任之不疑千載垂休  
體於至公何鄙何讐追惟哲主必賴良弼矧予不德暗  
於理術師旅繁起政刑多失邁茲艱屯夙夜祇慄翊我  
戴我實惟勲賢內熙庶績外總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  
宣長城壓境巨艦濟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顛予嘉爾誠  
爾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恥自昔格言慎終如始功

藏鼎彝道冠圖史無俾伊傳克專厥美作鑒勒銘永世  
是紀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帝爲題額其  
崇寵如此二年冬吐蕃大將尙結贊陷鹽夏二州各留  
兵守之結贊大軍屯於鳴沙自冬及春羊馬多死糧餉  
不繼德宗以燧爲綬銀麟勝招討使令與華帥駱元光  
邠帥韓遊瓌及鳳翔諸鎮之師會於河西進討燧出師  
次石州結贊聞之懼遣使請和仍約盟會上皆不許又  
遣其大將論頰熟厚禮卑辭申情於燧請和燧頻表論  
奏上堅不許三年正月燧軍還太原四月本紀燧與論  
頰熟俱入朝燧盛言蕃情可保請許其盟上然之燧旣

入朝結贊遽自鳴沙還蕃閏五月十五日侍中渾瑊與

蕃相尙結贊盟於平涼爲蕃軍所劫狼狽僅免陷將吏

六十餘員由燧之謬謀也坐是奪兵權

吐蕃歸燧之兄子翥曰河曲之

屯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度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翥以報帝聞愜怒

六月以燧守司

徒兼侍中北平王如故仍賜妓樂奉朝請而已五年九

月燧與太尉李晟召見於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勲力皆

圖形凌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燧對於延英初

上以燧足疾不令朝謁是日燧以冬首入朝敕許不拜

而坐時太尉晟初薨帝謂燧曰常時卿與太尉晟同來

今獨見卿不覺悲慟上歔歔久之燧旣退足疾仆於地

上親掖起之送及於陞燧頓首泣謝累上表乞骸陳讓  
侍中優詔不許貞元十一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先是司  
天頻奏熒惑太白犯太微上將間一月而燧薨廢朝四  
日詔京兆尹韓臯監護喪事嗣吳王獻爲弔祭贈贈使  
冊贈太尉諡曰莊武子景暢

史臣曰燧雄勇強力常先計後戰又善誓師將戰親自  
號令士無不慷慨感動戰皆決死未嘗折北謀得兵勝  
冠於一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取納蕃帥之僞款而保  
其必盟平涼之會大臣幾陷關畿搖動此謂才有餘而  
心不至議者惜而恨之

暢以父蔭累遷至鴻臚少卿留京師建中三年燧討田  
悅於山東時歲旱京師括率商戶人心甚搖鳳翔留鎮  
幽州兵多離散入南山爲盜殿中丞李雲端與其黨袁  
封單超俊李誠信冀信等與暢善因飲食聚會言時事  
將危暢乃遣家人溫靖與父書具陳利害可班師還鎮  
燧怒執靖具奏其狀令兄炫執暢請罪德宗以燧方討  
賊不竟其事誅雲端等十一人敕炫就第杖暢三十上  
於是罷括率之令燧貲貨甲天下燧旣卒暢承舊業屢  
爲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楊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  
順宗復賜暢初爲彙妻所訴析其產中貴又逼取仍指

使施於佛寺暢不敢私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卽暢舊第也暢終少府監贈工部尙書當世視暢以厚蓄爲戒有司諡曰縱子繼祖以祖蔭四歲爲太子舍人累遷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卒

炫字弱翁燧之仲兄少以儒學聞於時隱居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太原辟爲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歷侍御史常參謀議光弼甚重之奏授比部刑部郎中田神功鎮汴州奏授節度判官檢校兵部郎中轉連州刺史徵拜吏部郎中又出爲閬州刺史入爲大理少卿建中初爲潤州刺史黜陟使柳載以清

白聞徵拜太子右庶子遷左散騎常侍弟燧爲司徒以親比拜刑部侍郎以疾辭改兵部尙書致仕貞元七年卒時年七十九

渾瑊臯蘭州人也本鐵勒九姓部落之渾部也高祖大

俟利發渾阿貪支貞觀中爲臯蘭州刺史曾祖元慶

新書

回鶻傳祖大壽父釋之皆代爲臯蘭都督大壽開元初

歷左領衛中郎將太子僕同正釋之少有武藝從朔方

軍積戰功於邊上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

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於靈武

新書回鶻傳爲僕固懷恩所殺誤

年四十九瑊本名曰進年十餘歲卽善騎射隨父戰伐



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破賀魯部下石堡城收龍

駒島勇冠諸軍累授折衝果毅後節度使安思順遣城提偏師深入葛祿部經狐媚磧畧特羅斯山大破阿布思部又與諸軍城永清柵天安軍遷中郎將安祿山構逆城從李光弼出師河北定諸郡邑賊將有李立節者素稱驍勇與城格鬪臨陣斬之遷右驍衛將軍旣而肅宗卽位於靈武城統兵赴行在至天德遇蕃軍入寇城擊敗之從郭子儀收兩京討安慶緒破賊於新鄉改檢校太僕卿充武鋒軍使又從僕固懷恩討史朝義前後數十戰朝義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賜實封二百

戶及懷恩謀亂令子瑒與城率軍圍榆次朔方將殺瑒  
城率所部歸郭子儀會城父釋之戰死又起復本官爲  
朔方行營左廂兵馬使從子儀討吐蕃於邠州以功加  
御史中丞軍還盛秋於邠會吐蕃大入寇至奉天城拒  
戰於漠谷大破蕃軍以功加太子賓客復屯於奉天華  
州周智光反子儀奉詔討之令城領馬步萬人攻下同  
州智光平詔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軍子儀領之子儀  
令城先率兵至邠州便於宜祿縣防秋歲餘加兼御史  
大夫大厯七年吐蕃大寇邊城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  
兵大破蕃賊於黃菩原

賊引衆据險設槍壘自營遏賊  
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城顧左

右去槍叱騎馳賊旣還虜躡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  
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於虜奈何城曰願再  
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自是每年常  
吐蕃引去城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

戍於長武城臨盛秋十一年領邠州刺史其年吐蕃入  
寇慶州方渠懷安等鎮城擊卻之十二年子儀入朝令  
城知邠寧慶三州兵馬留後十三年迴紇侵太原破鮑  
防軍北歸頗爲邊患以城爲石嶺關已南諸軍都知兵  
馬使率兵犄角逐之虜騎引退其年八月加檢校工部  
尙書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十四年郭子儀拜太尉號  
尙父分所管內別置三節度以城兼單于大都護充振  
武軍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綬銀麟勝等軍州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使事管內支度營田等使其年復以崔  
寧爲朔方節度使領子儀舊管徵賦爲左金吾衛大將  
軍兼左街使建中四年李希烈遣間諜詐爲賊書與希  
烈交通賊奏其狀上特保證之仍賜賊馬一匹并鞍轡  
錦綵二百匹時以普王爲荆襄等道兵馬元帥討李希  
烈大開幕府以賊檢校戶部尙書御史大夫充中軍都  
虞候會涇師亂德宗幸奉天後三日賊率家人子弟自  
京城至乃署爲行在都虞候檢校兵部尙書京畿渭北  
節度觀察使居數日邠寧節度使韓遊瓌與慶州刺史  
論惟明統兵三千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朱泚會諜

報訖已出兵帝遽令追遊瓌兵纔至奉天賊軍果至遊  
瓌等戰於城東王師不利遂乘勝奔突將入官軍與賊  
隔門相持自卯至午殺傷頗甚門內有草車數乘城令  
推車塞門焚之以外禦乘火力戰賊方解去然重圍已  
合賊大修攻具以僧法堅爲匠師毀佛寺房宇以爲梯  
櫓是月賊自丁未至辛未四面攻城晝夜矢石不絕城  
隨機應敵僅能自固十一月靈武節度使杜希全鹽州  
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難將至上  
議其所向宰相盧杞自志貞以漠谷路爲便城曰漠谷  
險隘必爲賊所邀不若取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便取

城東北雞子堆下營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朱泚  
必不更於陵寢往來杞曰漠谷路近若慮逆賊邀擊卽  
出兵應接若取乾陵路恐驚陵寢賊曰今朱泚圍城斬  
伐柏城以夜繼晝驚動已多今城中危急佇望救軍唯  
希全等率先赴難安危是賴所繫非輕制置不宜差跌  
但令希全等於雞子堆下營固守善地賊泚可以計破  
也盧杞等曰陛下以順討逆不可自驚陵寢白志貞從  
而贊之上從杞議希全等進至漠谷果爲賊軍邀擊奪  
據水口乘高以大弩巨石左右夾擊殺傷頗甚城中出  
兵應援亦爲賊挫銳而退希全等各歸還本鎮賊攻城

逾急壕塹環之旬日復偏攻東北角矢石亂入晝夜如雨城中死傷者甚衆重圍救絕芻粟俱盡城中伺賊休息輒遣人城外拊拾樵採以進御人心危蹙上與賊對泣賊泚北據乾陵下瞰城內身衣黃衣蔽以翟扇前後左右皆朱紫闔官宴賜拜舞紛紜旁午城中動息賊俯窺之慢辭戲侮以爲破在漏刻之頃時令騎將環城招公卿士庶責以不識天命十五日賊造雲橋成闊數十丈以巨輪爲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爲鄣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爲廬冒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

相顧失色上召瑊勉諭之令齋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  
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  
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卽署其名授  
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仍謂瑊曰朕便與卿別  
更不用對來縱有急切令馬承倩在卿處但令附奏瑊  
俯伏嗚咽上亦悲慟不自勝撫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  
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  
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卽令熬火次一日復下柴  
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  
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



久寒餒又少甲冑城但感激誠厲之以飢弱之衆當劇  
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  
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  
爲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城中流矢遽  
自拔之血流霑沫格鬪不已初不言創痛以激士心是  
日上先授瑊二子官餘授將校有差賊又別造雲橋周  
以重鐵方就而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自魏縣行營赴難  
先遣兵馬使張韶入奏事韶旣至奉天與賊填塹者相  
雜臨城忽大呼謂城上曰我李懷光使也懷光自河北  
領大軍至矣卽繩引而登城中得懷光表歡聲振動賊

衆不之測乃令昇韶巡於城上翼日懷光大軍次醴泉  
是夜賊解圍而去興元元年正月以城爲行在都知兵  
馬使二月賜實封五百戶是月德宗移幸山南時懷光  
叛逆二賊連結寇盜縱橫城分布諸軍以爲翼衛纔入  
谷口而懷光追騎遽至城令侯仲莊以後軍擊敗之三  
月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州都督靈  
鹽豐夏等州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等使仍充朔方邠  
寧振武等道兼永平軍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上臨軒  
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懾  
多難往欽哉城頓首曰敢不畢  
力以對揚天子休命是月賊將諸軍赴京畿賊將韓旻張廷芝宋

歸朝等拒我師於武功城與吐蕃將論莽羅之衆大破賊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賊便赴奉天應接李晟抗京城西面五月李晟自東渭橋抵京城攻賊城亦與韓遊瓌戴休顏西面諸軍會合晟破賊之日城亦進收咸陽

進屯延秋門

尋聞朱泚姚令言奔敗命諸軍分道邀擊其衆

離潰相率來降選勁騎三千急追泚至涇州賊將誅泚傳首來獻六月加城侍中論收京城之功加實封李晟一千戶城八百戶韓遊瓌戴休顏四百戶駱元光尙可孤五百戶七月德宗還宮以城守本官兼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仍充河中同陝虢節度及管内諸軍行

營兵馬副元帥

由樓煩郡王

改封咸寧郡王九月賜城大寧

里甲第女樂五人入第之日宰臣節將送之一如李晟  
入第之儀以李懷光未平又加朔方行營兵馬副元帥  
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會兵進討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  
以功加檢校司空與一子五品正員官是冬望皇帝親  
郊昊天上帝城入朝陪祀畢還鎮河中三年吐蕃入寇  
至鳳翔爲李晟邀擊之又襲破其摧沙堡吐蕃深恨之  
尙結贊入寇陷我鹽夏二州以兵守之欲長驅犯京師  
而畏城與李晟馬燧欲陰計圖之乃卑詞遜禮告馬燧  
請重立盟誓則蕃軍引去德宗不許馬燧自入朝言之

上乃令崔翰入蕃報結贊言還我鹽夏則許同盟結贊  
謂翰曰清水之會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  
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  
涇原節度使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時須請預  
盟翰約盟於清水且先歸我鹽夏二州結贊曰清水非  
吉地請會盟於原州土梨樹又請盟畢歸二州翰歸備  
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土梨樹地多險恐蕃軍隱  
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坦平且近涇州就之爲便乃  
定盟於平涼川初結贊請李觀杜希全預盟欲執之涇  
犯京師詔報之曰杜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

已改官今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五月瑊自咸陽入朝  
詔授平涼盟會使兵部尙書崔漢衡副之司勳郎中鄭  
叔矩爲判官瑊統兵二萬又詔華州節度使駱元光以  
本鎮兵從瑊閏月十五日瑊與結贊會平涼初約以兵  
三千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各遣遊軍相  
覘伺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  
軍之中瑊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爲遊軍纔至壇所爲蕃  
軍所執結贊又謂瑊曰請侍中已下具衣冠劍珮瑊與  
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  
三通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

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而不傷會賊將辛榮以數百人據北阜與賊血戰追騎方止賊僅得免辛榮兵盡矢窮力屈而降宋鳳朝城判官鄭弇爲追兵所殺崔漢衡中官俱文珍劉延李朝清漢衡判官鄭叔矩城判官路泌袁同直大將軍扶餘準馬寧神策將孟日華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弇等六十餘人皆陷於賊尙結贊至原州列坐帳中召陷蕃將吏讓之因怒賊曰武功之捷吐蕃之力許以涇州靈州相報竟食其言負我深矣舉國同怨本劫是盟志在擒賊吾已爲金枷待賊將獻贊普旣已失之虛致君等何爲乃放俱文珍馬寧馬弇歸朝七

月城自奉天入朝素服待罪詔釋之而後見俄而吐蕃

入寇京畿城鎮奉天十月還河中四年虜入七月加邠

寧慶副元帥十二年二月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諸使

副元帥如故十五年十二月二日薨於鎮年六十四廢朝五

日羣臣於延英奉慰詔贈太師諡曰忠武賻絹布四千

疋米粟三千碩及喪車將至又爲廢朝應緣喪事所司

準式支給命京兆尹監護葬日賜絹五百疋城忠勤謹

慎功高不伐城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在蕃方

歲時貢奉必躬親閱視每有頒錫雖居遠地如在上前

位極將相無忘謙抑物論方之金日磾貞元後天子常恐蕃侯生事稍



桀驚則姑息之唯城有所奏論不盡從  
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治蒲十六年

故深爲德宗委

信猜間不能入君子多之子鍊鎬鐵

鎬城第二子性謙謹多與士大夫遊歷延唐

新書

二州

刺史軍政吏職有可稱者及元和中

延州沙陀部苦邊吏貪震擾不安李

絳建言宜選才職稱者爲刺史乃任鎬延州

諸道出師討王承宗屬義武軍

節度使任迪簡病不能軍以鎬藉父威名足以鎮定乃

以鎬檢校右散騎常侍充義武軍節度副使九月六日

加檢校工部尚書代迪簡爲節度使鎬治兵練卒頗有

威望然不能觀釁養銳以期必勝鎮定相去九十里元

和十一年冬鎬率全帥壓賊境而軍距賊壘三十里鎬

謀慮不周但耀兵鋒無所控制賊乃分兵潛入定州界

焚燒驅掠

亦會中人督戰

鎬怒進攻賊壘交鋒而敗師徒殆喪

其半餘衆還定州亂不可遏朝廷乃除陳楚旣整戢於亂  
亂馳入定州鎬爲亂兵所劫以至保露楚旣整戢於亂  
兵處率斂衣服還鎬方得歸朝坐貶韶州刺史後代州  
刺史韓重華奏收得鎬供軍錢絹十餘萬貫匹再貶循  
州刺史歲餘卒

贈工部尚書

鐵城第三子以父蔭起家爲諸衛參軍歷諸衛將軍元

和初出爲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坐贓貶袁州司戶

新書司馬

文宗思咸寧之勲比例從輕五年徵爲袁王傅復賜金

紫官太子詹事訓注亂或言鐵匿賈餗爲百騎所捕遷  
苦辨乃免然家爲兵剽皆盡文宗憐之授少府監

殿中監開成初宰相擬壽州刺史文宗曰鐵勲臣子弟  
豈可委於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與之邑今我念其先  
人之功與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鐵常歷名郡有政能乃  
從之三年入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知街事歷諸衛大將  
軍卒

史臣曰馬司徒之方畧渾咸寧之忠藎各奮節義爲時  
名臣然元城之師失策於田悅平涼之會幾陷於吐蕃  
此亦術有所不至也緬思建中之亂四海波騰賊泚竊  
發之辰宗祀不絕如綫苟非忠臣致命化危爲安則李

氏之宗社傾矣

贊曰北平之勲排難解紛咸寧蹈義感慨匡君再隆基  
構克殄昏氛迴天捧日實賴將軍

新書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  
親令於衆無不感慨用命鬪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  
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  
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  
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以  
罪廢功賊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爲恭  
帝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  
則燧城固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五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六

列傳八十六

盧杞

子元輔

白志貞

裴延齡

韋渠牟

李齊運

李實

韋執誼

王叔文

王伾 韓晅 陳諫 凌準 韓泰

程异

皇甫鏐

柳泌 鏐弟鏐

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弈天寶末爲東臺御史中丞洛城爲安祿山所陷弈守司而遇害杞以門蔭解褐清道率府兵曹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辟爲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以病免入補鴻臚丞遷殿中侍

御史膳部員外郎出爲忠州刺史至荆南謁節度使衛

伯玉伯玉不悅杞移病歸京師歷刑部員外郎金部吏

部二郎中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不恥惡衣糲

食人以爲能嗣懷慎之清節亦未識其心頗有口辨出

爲虢州刺史奏言號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徒之

帝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建中初徵爲御史中丞

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子儀

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

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卽吾族無類

矣及居糾彈顧問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爲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居相位忌能妬賢迎  
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將起勢立威以久其權  
楊炎以杞陋貌無識同處台司心甚不悅爲杞所譖逐  
於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寧流涕論時事杞聞惡之譖於  
德宗言寧與朱泚盟誓故至遲迴寧遂見殺惡顏真卿  
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歿於賊初京兆尹嚴郢與楊  
炎有隙杞乃擢郢爲御史大夫以傾炎炎旣貶死心又  
惡郢圖欲去之宰相張鑑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頗惡  
之

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僞請  
行帝不可卽薦鑑守鳳翔

會朱滔朱泚弟兄不睦

有泚判官蔡廷王者離間滔滔論奏請殺之廷王旣貶



殿中侍御史鄭詹遣吏監送廷玉

疑送酒所

投水而卒杞因

奏曰恐朱泚疑爲詔旨請三司按鞫詹又御史所爲稟

大夫命并令按郢詹與張鎰善每伺杞晝眠輒詣鎰杞

知之他日杞假寢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遽至鎰

閣中詹趨避杞杞遽言密事鎰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

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時三司使方按詹郢獄

未具而奏殺詹貶郢爲驩州

新書費州舊書本紀同當從新書

刺史鎰尋

罷相出鎮鳳翔

李洧以徐州降有所經畧使人誤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

其陰

禍賊物如此李揆舊德慮德宗復用乃遣使西蕃天下

無不扼腕痛憤然無敢言者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甚

承恩顧爲杞媒孽貶蘇州刺史初上卽位擢崔祐甫爲相頗用道德寬大以宏上意故建中初政聲藹然海內想望貞觀之理及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崇義誅而希烈叛盡據淮右襄鄧之郡邑恒州李寶臣死其子惟岳邀節鉞遂與田悅締結以抗王師繇是河北河南連兵不息度支使杜佑計諸道用軍月費一百餘萬貫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則用兵濟矣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贊亦計無所施乃與其黨太常博士韋都買等謀行括率以爲泉貨所聚在於富商錢十萬貫者留萬

貫爲業有餘官借以給軍莫得五百萬貫上許之約以罷兵後以公錢還敕既下京兆少尹韋禎督責頗峻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卽行榜箠人不勝冤痛或有自縊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賊盜都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八十八萬貫又以僦櫃納質積錢貨貯粟麥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長安爲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衆邀宰相於道訴之杞初雖慰諭後無以遏卽疾驅而歸計僦質與商借纔二百萬貫德宗知下民流怨詔皆罷之然宿師在野日須共饋明年六月趙贊又請稅間架算除陌凡屋兩架爲一間分爲

三等上等每間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筆  
執籌人人第舍而計之凡沒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  
十貫文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舊算二十  
益加算爲五十給與物或兩換者約錢爲率算之市主  
人牙子各結印紙有人買賣隨自署記冀日合算之有  
自貿易不用市牙子者驗其私簿投狀自首其有私簿  
投狀隱錢百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錢十千出於其  
家法旣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  
得半怨黷之聲囂然滿於天下及十月涇師犯闕亂兵  
呼於市曰不奪汝商戶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除陌矣是

時人心愁怨涇師乘間謀亂奉天之奔播職杞之由故

天下無賢不肖視杞如讐德宗在奉天爲朱泚攻圍

武靈

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  
漠谷渾城曰不然彼多險且爲賊乘不如道乾陵北踰  
雞子堆而屯與爲犄角賊可破矣帝從  
杞議賊果拒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魏縣

赴難或謂王翊趙贊曰懷光累歎憤以爲宰相謀議乖

方度支賦歛煩重京尹刻薄軍糧乘輿播遷三臣之罪

也今懷光勲業崇重聖上必開襟布誠詢問得失使其

言入豈不殆哉翊贊白於杞杞大駭懼從容奏曰懷光

勲業宗社是賴臣聞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因其兵威

可以一舉破賊今若許其朝覲則必賜宴賜宴則留連

使賊得京城則從容完備恐難圖之不如使懷光乘勝  
進收京城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帝然之乃詔懷光率衆

屯便橋剋期齊進懷光大怒遂謀異志

懷光自以千里  
勤難有大功爲

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  
反因累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皆指目杞

德宗方悟

爲杞所構物議喧騰歸咎於杞乃貶爲新州司馬白志

貞恩州司馬趙贊播州司馬遇赦移吉州長史在貶所

謂人曰吾必再入用是日上果用杞爲饒州刺史給事

中袁高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

杞作相三年矯誣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歆唾立至青

雲睚眦者顧眄已擠溝壑傲很背德反亂天常播越蠻

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爲也幸免誅戮唯示貶黜尋以稍遷近地更授大郡恐天下失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不悅遂改命舍人草制明日詔下袁高執奏曰盧杞爲政極恣兇惡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讐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曰伏以吉州長史盧杞外矯儉簡內藏姦邪三年擅權百揆失序惡直醜正亂國殄人天地神祇所知蠻夷華夏同棄伏惟故事皆得上聞自杞爲相要官大臣動踰月不敢奏聞百僚惴惴常懼顛危及京邑傾淪皇輿播越陛下炳然覺悟出棄遐荒制曰忠讜壅於上聞朝野

爲之側目由是忠良激勸內外歡欣今復用爲饒州刺史衆情失望皆謂非宜臣聞君之所以臨萬姓者政也萬姓之所以戴君者心也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乞迴聖慈遽輟新命疏奏不答諫官又論曰盧杞蒙蔽天聽隳紊朝典致亂危國職杞之由可謂公私巨蠹中外棄物自聞再加擢用忠良痛骨士庶寒心臣昨者瀝肝上聞冒死不恐冀迴宸睠用快羣情至今拳拳未奉聖旨物議騰沸行路驚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伏乞俯從衆望永棄姦臣幸免誅夷足明恩貸特加榮寵恐造禍階臣等忝列諫司合陳狂瞽給事中袁高堅執不



下乃改授澧州別駕翼曰延英上謂宰臣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李勉對曰陛下授杞大郡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上曰衆人論杞姦邪朕何不知勉曰盧杞姦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德宗默然良久散騎常侍李泌復對上曰盧杞之事朕已可袁高所奏如何泌拜而言曰累日外人竊議以陛下同漢之桓靈臣今親承聖旨乃知堯舜之不迫也德宗大悅慰勉之杞尋卒於澧州子元輔

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於時進士擢第授崇文館校書郎德宗思杞不已乃求其後特恩拜左拾遺再遷左

司員外郎歷杭常絳三州刺史以課最高徵爲吏部郎中遷給事中改刑部侍郎自兵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復爲兵部侍郎元輔自祖至曾以名節著於史冊元輔簡絜貞方綽繼門風歷踐清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爲累人士歸美大和三年八月卒時年五十六

白志貞者太原人本名琇珪出於胥吏事節度使李光弼小心勤恪動多計數光弼深委信之帳中之事與琇珪參決代宗素知之光弼薨後用爲司農少卿遷太卿在寺十餘年德宗嘗召見與語引爲腹心遂用爲神策

軍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名志貞善伺候  
上意言無不從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貞爲京  
城召募使時尚父子儀壻端王傅吳仲孺家財巨萬以  
國家召募有急懼不自安乃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  
軍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志貞請令節度觀察團  
練等使并嘗爲是官者今家出子弟甲馬從軍亦與其  
男官是時豪家不肖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  
師人心搖震不保家室時禁軍募致悉委志貞兩軍應  
赴京師殺傷殆盡都不奏聞皆以京師沽販之徒以填  
其闕其人皆在市廛及涇師犯闕詔志貞以神策軍拒

賊無人至者上無以禦寇乃圖出幸時令狐建以龍武軍四百人從駕至奉天仍以志貞爲行在都知兵馬使聞李懷光至恐暴揚其罪乃與盧杞同沮懷光入朝衆議喧沸言致播遷盧杞志貞之罪也故與杞同貶遇赦量移閬州別駕貞元二年遷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及諫官表疏論列言志貞與盧杞罪均未宜叙用固執不許凡旬日方下其詔三年遷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西觀察使是年六月卒

裴延齡河東人父旭和州刺史延齡乾元末爲汜水縣尉遇東都陷賊因寓居鄂州綴緝裴駟所注史記之闕

遺自號小裴後華州刺史董晉辟爲防禦判官黜陟使  
薦其能調授太常博士盧杞爲相擢爲膳部員外郎集  
賢院直學士改祠部郎中崔造作相改易度支之務令  
延齡知度支東都院及韓滉領度支召赴京守本官延  
齡不待詔命遽入集賢院視事宰相延賞惡其輕率出  
爲昭應令與京兆尹鄭叔則論辨是非攻訐叔則之短  
時李泌爲相厚於叔則中丞竇參恃恩寵惡泌而佑延  
齡叔則坐貶爲永州刺史延齡改著作郎竇參尋作相  
用爲太府少卿轉司農少卿貞元八年班宏卒以延齡  
守本官權領度支自揣不通殖貨之務乃多設鉤距召

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云天下每年出入錢物  
新陳相因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有一庫差舛散失莫

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庫欠負耗贍等庫及季

庫月庫納諸色錢物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

萬緡爲季庫帛以素上皆從之且欲多張名目以惑上

出以色入者爲月庫聽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其實於錢物更無增

聽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其實於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耳其年遷戶部侍郎判度支奏請

令京兆府以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

贄趙鼎議以爲若市送百萬圍草卽一府百姓自冬歷

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又妨奪農務請令府

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側近處他時要卽支用京西有  
汚池卑濕處時有蘆葦生焉亦不過數畝延齡乃奏云  
厩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卽須牧放臣近尋訪知  
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爲內厩牧馬之  
地且去京城十數里與苑厩中無別上初信之言於宰  
相對曰恐必無此上乃差官閱視事皆虛妄延齡旣慙  
且怒又誣奏李充爲百姓妄請積年和市物價特敕令  
折填謂之底折錢嘗因奏對請積年錢帛以實帑藏上  
曰若爲可得錢物延齡奏曰開元天寶中天下戶僅千  
萬百司公務殷繁官員尚或有闕自兵興已來戶口減

耗太半今一官可兼領數司伏請自今已後內外百司  
官闕未須補置收其闕官祿俸以實帑藏後因對事上  
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楸以年多之故似有損  
蠹欲換之未能對曰宗廟事至重殿楸事至輕況陛下  
自有本分錢物用之不竭上驚曰本分錢何也對曰此  
是經義證據愚儒常材不能知陛下正合問臣唯臣知  
之準禮經天下賦稅當爲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  
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  
雖至敬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一分財物也只如鴻臚  
禮賓諸國蕃客至於迴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贏羨



甚多況陛下御膳宮厨皆極簡儉所用外分賜百官充俸料殮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厨者之餘其數尚多皆陛下本分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慮何況一楸上曰經義如此人總不曾言之領之而已又因計料造神龍寺須長五十尺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可數千條皆長八十尺上曰人言開元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須於嵐勝州採市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卽出見今此木生關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時陸贄秉政上素所禮重每

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德宗以爲排擯待  
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  
延齡繼司邦賦數日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  
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  
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旣賴盈餘之財稍宏心  
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  
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旣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  
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補夫匠  
迫脅就功以敕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  
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

幽囚聚詛連郡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訐而言之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傷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近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算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

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又百萬有餘  
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羨餘悉  
合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旨並依所  
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  
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詐兩司既有論  
執理須詳辨是非陛下縱其妄欺不加按問以在庫之  
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  
人不愆此又罪之大者也國家府庫出納有常延齡險  
猾售奸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  
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

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則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  
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須別收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  
物暴法以刻削私財捨此二途其將安取陛下方務崇  
信不加檢裁姑務保持習無詰責延齡謂能蔽惑不復  
懼思姦威旣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  
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  
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  
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  
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  
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  
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未  
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爲天子取怨於下也且陛  
下初膺寶厯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寢廣權筭侵剥  
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昨  
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  
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浹而暴令驅之以至於是  
也於時內府之積尚如邱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則

陛下躬觀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  
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乘所屯窘如涸  
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覘賊軍其人懇以苦寒  
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閔默而遣  
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爲急不忍  
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  
吏赴難師徒蒼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  
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  
風颭冒霏雪踰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  
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邪唯以不厚其身不藏

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其其有無乃能使人捐  
軀命而扞寇讐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  
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  
效也及乎重圍旣解諸路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  
於行宮外廡之下別置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  
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  
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乎旋屬蝨賊內興翠華  
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旣遷岷梁日不暇  
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貴以蓄  
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



財之內府方爲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國倉篋櫝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旣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遠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辭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感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

回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拔之永圖  
爲子孫黎民立可久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  
盛德之言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剋暴事之追悔其可再  
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拏攫  
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謬所宜慎思夫  
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  
之名皇甫聚樸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  
有小人柄用而災患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  
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  
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

察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宸衷延齡之言多順  
聖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  
斷若然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美矣其於改過勿吝去  
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今希旨自默浸以成風獎之使  
言猶懼不旣若又沮抑誰當貢誠或恐未亮斯言請以  
一事爲證只如延齡兇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  
迨輿臺賤品喧喧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  
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較比來所聞足鑒人間  
情僞臣以卑鄙位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  
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沈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

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  
上違歡情下餌讒口良以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  
知唯以誠直綢繆帷屨一紀於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  
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危視陛下致興復之  
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慮懼燬室而  
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請雖已  
頻煩天聽尙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  
語煩意懇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於陛下慮患  
之計則忠糜軀奉君所不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  
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書奏德宗不悅

待延齡益厚時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  
李鈞以事相關皆證延齡矯妄德宗罷陸贄知政事爲  
太子賓客滂充鈞悉罷職左遷十一年春暮上數畋於  
苑中時久旱人情憂惱延齡遽上疏曰陸贄李充等失  
藩心懷怨望今專大言於衆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  
支多闕欠諸軍糧草以激怒羣情後數日上又幸苑中  
適會神策軍人訴度支欠厩馬芻草上思延齡言卽時  
迴駕下詔斥還贄充滂鈞等朝廷中外惴恐延齡方謀  
害在朝正直之士會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切諫事遂  
且止贄充等雖已貶黜延齡憾之未已乃掩捕李充腹

心吏張忠捶掠楚痛令爲之辭云前後隱沒官錢五十  
餘萬貫米麥稱是其錢物多結託權勢充妻常於犢車  
中將金寶綰帛遺陸贄妻忠不勝楚毒並依延齡教抑  
之辭具於款占忠妻母於光順門投匭訴冤詔御史臺  
推問一宿得其實狀事皆虛乃釋忠延齡又奏京兆府  
妄破用錢穀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嘗爲  
陸贄所黜故也及元翰勾覆錢穀又無交涉賴刑部侍郎奚陟辨  
治充得不冤延齡旣銳意以苛刻剝下附上爲功每奏對際  
皆諛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  
之所未嘗聞德宗頗知其誕妄但以其敢言無隱且欲

訪聞外事故斷意用之延齡恃之謂必得宰相尤好慢罵毀詆朝臣班行爲之側目及卧病載度支官物置於私家亦無敢言者貞元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九延齡死中外相賀唯德宗悼惜不已冊贈太子少保

新書太傅上柱國承

貞初度支建言延齡曩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

有司諡曰繆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

工部侍郎述從子

六代祖範西魏西陽太

守後周封郿城公渠牟少慧悟涉覽經史

工爲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

初爲道士復爲僧興元中韓滉鎮浙西奏授試祕書郎累轉

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給事中

徐岱兵部郎中趙霈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

參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牟枝詞  
遊說捷口水注上調其講釋有素聽之意動數日轉祕  
書郎奏詩七十韻旬日遷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不有  
之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  
始注目矣歲終遷右諫議大夫時延英對秉政職之臣  
晝漏率下二三刻爲常渠牟奏事率漏下五六刻上笑  
語款狎往往外聞渠牟形神佻躁無士君子器志向不  
根道德衆雅知不能以正道開悟上意陸贄免相後上  
躬親庶政不復委成宰相廟堂備員行文書而已除守  
宰御史皆帝自選擇然居深宮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齡



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洎渠牟皆權傾相府延齡李實姦欺多端甚傷國體紹無所發明而渠牟名素輕頗張恩勢以招趨嚮者門庭填委茅山處士崔牟徵至闕下鄭隨自山人再至補闕馮伉自醴泉令爲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渠牟延薦之上旣偏有所聽浮薄牟背本銜進不復藏器蘊德皆奔馳請謁刈蹄甘辭以附渠牟居無何遷太府卿賜金紫又轉太常卿貞元十七年卒時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仍謚曰忠

李齊運者蔣王惲之孫也解褐寧王府東閣祭酒七遷至監察御史江淮都統李峘辟爲幕府累轉工部郎中

爲長安縣令職事修理

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

怒辱諸朝齊運以聞代宗貶瀚

歷京兆少尹陝府長史建中末改河中

尹晉絳慈隰觀察使時李懷光自山東卷甲奔難晝夜

倍道北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齊運傾力犒設軍人皆

悅懷光旣反驅兵還保河中齊運不能敵棄城而走除

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賊據京城李晟軍東渭橋齊

運擾攘之中徵募工役版築城壘飛芻輓粟以應晟收

復之際頗有力焉

萬年丞源遷不事齊運怒摔辱之死

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於帝言爲朋黨所擠

天子使宰相論諫官御史後母得羣署章以劾然卒不

直遷貞元中蝗旱方熾齊運無政術乃以韓洄代之改

宗正卿兼御史大夫閑厰宮苑使改檢校禮部尚書兼  
殿中監尋正拜禮部尚書兼殿中監使如故其後十餘  
歲宰臣內殿對後齊運常次進貢其計慮以決羣議齊  
運無學術不知大體但甘言取信而已薦李錡爲浙西  
觀察使受賂數十萬計舉李詞爲湖州刺史旣而邑人  
告其贓犯上以齊運故不問而遣之齊運被疾歲餘不  
能朝請朝廷除授往往降中人就宅客決末以妾衛氏  
爲正室身爲禮部尚書冕服以行其禮人士嗤謂貞元  
十二年卒時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者道王元慶元孫以蔭入仕六轉至潭州司馬洪

州節度使嗣曹王臯辟爲判官遷斬州刺史舉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用爲節度判官檢校太子賓客員外郎臯卒新帥未至實知留後刻薄軍士衣食軍士怨叛謀殺之實夜縋城而出歸詣京師用爲司農少卿加檢校工部尚書司農卿貞元十九年爲京兆尹卿及兼官如故尋封嗣道王自爲京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人皆側目二十年春夏旱關中大歉實爲政猛暴方務聚斂進奉以固恩顧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入對德宗問人疾苦實奏曰今年雖旱穀固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徹屋瓦木賣麥苗以供賦歛優人成輔端因戲

作語爲秦民艱苦之狀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  
賤田園一頃麥苗五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凡如此語  
有數十篇實聞之怒言輔端誹謗國政德宗遽令決殺  
當時言者曰瞽誦箴諫取其詖諧以託諷諫優伶舊事  
也設謗本採芻蕘本欲達下情存諷議輔端不可加罪  
德宗亦深悔京師無不切齒以怒實故事府官避臺官  
實常遇侍御史王播於道實不肯避導從如常播詰其  
從者實怒奏播爲三原令謝之日庭詬之陵轢公卿百  
執事隨其喜怒誣奏遷逐者相繼朝士畏而惡之又誣  
奏萬年令李衆貶虔州司馬奏虞部員外郎房啓代衆

升黜如其意怙勢之色瞢然在眉睫間故事吏部將奏科目與密朝官不通書問而實身詣選曹迫趙宗儒且以勢恐之前歲權德輿爲禮部侍郎實託私薦士不能如意後遂大錄二十人迫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悔無及也德輿雖不從然頗懼其誣奏二十一年有詔蠲畿內逋租實違詔徵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笞罰剝割掊歛聚錢三十新書萬貫胥吏或犯者卽按之有乞丐絲髮固死無者且曰死亦不屈亦杖殺之京師貴賤同苦其暴虐順宗在諒闇逾月實斃人於府者十數遂議逐之乃貶通州長史制出市人皆袖瓦石投

其首實知之由月營門自苑西出人人相賀後遇赦量  
移號州在道卒

韋執誼者京兆人父浼官卑執誼幼聰俊有才進士擢  
第應制策高等拜右拾遺召入翰林爲學士年纔二十  
餘德宗尤寵異相與唱和歌詩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出  
入禁中畧備顧問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  
執誼爲畫像贊上令太子賜執誼縑帛以酬之執誼至  
東宮謝太子卒然無以藉言太子因曰學士知王叔文  
乎彼偉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俄丁母憂服闋  
起爲南宮郎德宗時召入禁中初貞元十九年補闕張

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召見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蒞  
常仲孺呂洞等以嘗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見偕往賀  
之或告執誼曰正一等上疏論君與王叔文朋黨事執  
誼信然之因召對奏曰韋成季等朋聚覬望德宗令金  
吾伺之得其相過從飲食數度於是盡逐成季等六七  
人當時莫測其由及順宗卽位久疾不任朝政王叔文  
用事乃用執誼爲宰相乃自朝議郎吏部郎中騎都尉  
賜緋魚袋授尚書左丞同平章事仍賜金紫叔文欲專  
國政故令執誼爲宰相於外已自專於內執誼旣爲叔  
文引用不敢負情然迫於公議時時立異密令人謝叔



文曰不敢負約爲異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

遂成仇怨執誼旣因之得位亦欲矛盾掩其迹及憲宗

受內禪王伾王叔文徒黨並逐尚以執誼是宰相杜黃

裳之壻故數月後貶崖州司戶

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

奄無氣聞人足聲初執誼自卑官常忌諱不欲人言嶺

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

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

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

惡之不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貶果往崖州卒於貶所

王叔文者越州山陰人也以碁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

德宗令直東宮太子嘗與侍讀論政道因言宮市之弊  
太子曰寡人見上當極言之諸生稱贊其美叔文獨無  
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向論宮市君獨無言何也叔文  
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視膳問安之外不合輒預外事陛  
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情則安能自  
解太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由是重之宮中  
之事倚之裁決每對太子言則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  
幸異日用之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而欲僥倖速進者與  
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翬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  
錫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藩

鎮侯伯亦有陰行賂遺請交者德宗崩已宣遺詔時上寢疾久不復關庶政深居施簾帷闔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論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銀臺門居於翰林爲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爲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構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於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韓皋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僦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爲國大本將可以盈縮兵賦可操柄市士叔文初入

翰林自蘇州司功爲起居郎俄兼充度支鹽鐵副使以  
杜佑領使其實成於叔文數月轉尚書戶部侍郎領使  
學士如故內官俱文珍惡其弄權乃削去學士之職制  
出叔文大駭謂人曰叔文須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帶  
此職無由入內王伾爲之論請乃許三五日一人翰林  
竟削內職叔文始入內廷陰構密命機形不見因騰口  
善惡進退之人未窺其本信爲奇才及司兩使利柄齒  
於外朝愚智同曰城狐山鬼必夜號窟居以禍福人亦  
神而畏之一旦晝出路馳無能必矣叔文在省署不復  
舉其職事引其黨與竊語謀奪內官兵柄乃以故將范

希朝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韓泰副之初中人尚

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

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中尉乃止諸鎮無以兵馬入希

朝韓泰已至奉天諸將不至乃還無幾叔文母死

置不發

前一日叔文置酒饌於翰林院宴諸學士及內官李忠

言俱文珍劉光奇等

袖金以餉因楊言曰天子適躬中

飲叔文白諸人曰叔文母疾病比來盡心戮力爲國家

事不避好惡難易者欲以報聖人之重知也若一去此

職百謗斯至誰肯助叔文一言者望諸君開懷見察又

曰羊士諤非毀叔文欲杖殺之而韋執誼懦而不遂叔

文生平不識劉闢乃以韋臯意求領三川闢排門相干  
欲執叔文手豈非凶人邪叔文已令埽木場將斬之韋  
執誼苦執不可每念失此兩賊令人不快又自陳判度  
支已來興利除害以爲已功俱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  
以對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爲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已

者聞者  
恟懼

叔文未欲立皇太子順宗旣久疾未平羣臣中

外請立太子旣而詔下立廣陵王爲太子天下皆悅叔  
文獨有憂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  
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歛歔  
泣下人皆竊笑之皇太子監國貶爲渝州司戶明年誅

之

王伾杭州人始爲翰林侍書待詔累遷至正議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書順宗卽位遷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伾闖茸不如叔文唯招賄賂無大志貌寢陋吳語素爲太子之所褻狎叔文頗任氣自許粗知書好言事順宗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間叔文入止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然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受王叔文主決斷韋執誼爲文誥劉禹錫陳諫韓巖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謀議唱和採聽外事而伾與叔文及諸朋黨之門車馬填湊而伾門尤盛珍玩賂

遺歲時不絕室中爲無門大櫃唯開一竅足以受物以

藏金寶其妻或寢臥於上

叔文既居喪係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爲宰相止總北

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

與歸

第與叔文同貶開州司馬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儉

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居喪於東都呂溫使吐蕃留半  
歲叔文敗方歸陸質爲皇太子侍讀尋卒侄叔文既逐  
詔貶其黨韓羣饒州司馬韓泰虔州司馬陳諫台州司  
馬柳宗元永州司馬劉禹錫朗州司馬凌準連州司馬  
程异郴州司馬韋執誼崖州司馬韓羣宰相滉之族子  
有俊才依附韋執誼累遷司封郎中叔文敗貶池州刺



史尋改饒州司馬量移汀州刺史又轉永州卒陳諫至

叔文敗已出爲河中少尹自台州司馬量移封州刺史

轉通州

新書

卒

諫性警敏嘗覽染署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

凌準

字宗

貞元二十年自浙東觀察判官侍御史召入王叔

文與準有舊引用爲翰林學士轉員外郎坐叔文貶連

州準有史學尚古文撰邠志二卷韓泰

字安平

貞元中累

遷至戶部郎中王叔文用爲范希朝神策行營節度行

軍司馬泰最有籌畫能決陰事深爲伍叔文之所重坐

貶自虔州司馬量移漳州刺史遷郴州

終潮州刺史

柳宗元

劉禹錫自有傳

程昇

字師舉

京兆長安人嘗侍父疾鄉里以孝悌稱明經

及第釋褐揚州海陵主簿登開元禮科授華州鄭縣尉  
精於吏職剖判無滯杜確刺同州帥河中皆從爲賓佐  
貞元末擢授監察御史遷虞部員外郎充鹽鐵轉運揚  
子院留後時王叔文用事由徑放利者皆附之昇亦被  
引用叔文敗坐貶岳州刺史改郴州司馬元和初鹽鐵  
使李翼薦昇曉達錢穀請棄瑕錄用擢爲侍御史復爲  
揚子留後累檢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兩稅使昇自  
悔前非厲已竭節江淮錢穀之弊多所鏟革入爲太府  
少卿太卿轉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充鹽鐵轉運副使時

淮西用兵國用不足異使江表以調征賦且諷有土者以饒羨入貢至則不剝下不沒財經費以羸人頗便之由是專領鹽鐵轉運使兼御史大夫十三年九月轉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議者以異起錢穀吏一旦位冠百僚人情大爲不可異自知叨據以謙遜自牧月餘日不敢知印秉筆異知西北邊軍政不理建議置巡邊使上問誰可使者異請自行議未決無疾而卒元和十四年四月也贈左僕射諡曰恭異性廉約歿官第家無餘財人士多之

皇甫鏐安定朝那人祖鄰幾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

鍾貞元初登進士第登賢良文學制科授監察御史丁  
母憂免喪坐居喪時薄遊除詹事府司直轉吏部員外  
郎判南曹凡三年頗鈐制姦更改吏部郎中三遷司農  
卿兼御史中丞賜金紫判度支俄拜戶部侍郎時方討  
淮西切於饋運鍾勾剝嚴急儲供辦集益承寵遇加兼  
御史大夫十三年與鹽鐵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同平章  
事領使如故鍾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歛媚上刻  
削希恩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於賈販無識亦相嗤誚  
宰相崔羣裴度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度上疏乞  
罷知政事因論之曰臣一昨於延英陳乞伏奉聖旨未

遂愚衷竊以上古明王聖帝致理興化雖由元首亦在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皋夔紀太宗元宗之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能獨理天下者況今天下異於十年已前方驅駕文武廓清寇亂建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否繫於朝廷朝廷輕重在於宰相如臣驚鈍夙夜戰兢常以爲上有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由臣輩不稱所職方期陛下博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輔弼責之化成而乃忽取微人列於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驚駭次

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  
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不得高  
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下叡哲文明唯  
天所授凡所閱視洞達無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道  
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況皇甫鏞白掌  
度支專事剝剝以苛爲察以刻爲明自京北京西城鎮  
及百司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度支之處無不苦口切  
齒願食其肉猶賴臣等每加勸誠或爲奏論庶事之中  
抑令通濟比者淮西諸軍糧料所破五成錢其實只與  
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諭直

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俱能前行必有優賞以此約定  
然後切勒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俱容努  
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  
聞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爲更有前時之事則無  
告訴之憂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罷兵之後經  
費錢數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惟狡詐言不  
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  
極程昇雖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處之煩劇或亦得力  
但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實亦非宜如皇甫鏘天下  
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爲股肱列在台鼎切恐不

可伏惟圖之伏聞李脩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使  
且與亦得臣知一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獲  
戾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旣未  
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臣自無惜惜陛下今  
日事勢何者淮西盪定河北咸寧承宗斂手削地程權  
束身赴闕韓宏興疾討賊此豈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祇  
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旣繼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  
何忍欲自破除使億萬之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  
君子皆欲慟哭況陛下任臣之意豈比常人臣事陛下  
之心敢同衆士所以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觀臣當引



領受責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  
陛下實有所傷不勝憤懣惶恐之至時憲宗以世道漸  
平欲肆意娛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昇鑄採知上旨  
數貢羨餘以備經構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裴度疏以  
爲明黨竟不省覽鑄知公議不可益以巧媚自固奏減  
內外官俸錢以贍國用敕下給事中崔祐封還詔書其  
事方罷時內出積年庫物付度支估價例皆陳朽鑄盡  
以善價買之以給邊軍羅縠繒綵觸風斷裂隨手散壞  
軍士怨怒皆聚而焚之裴度奏事因言邊軍焚賜之意  
鑄因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內庫出者臣以俸錢二千買

之堅韌可以久服所言不可用皆詐也帝以爲然由是

鑄益無忌憚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鑄心嫉之與宰相

李逢吉令狐楚合勢擠度出鎮太原崔羣有公望爲搢

紳所重屢言時政之弊鑄惡之因議憲宗尊號乃奏曰

昨羣臣議上徽號崔羣於陛下惜孝德兩字憲宗怒黜

羣爲湖南觀察使

鑄罷度支進門下侍郎平章事

又與金吾將軍李道

古叶爲姦謀薦引方士柳泌僧大通言可致長生中尉

吐突承璀恩寵莫二鑄厚賂結其歡心故及相位穆宗

在東宮備聞鑄之姦邪及居諒闇聽政之日詔皇甫鑄

器本凡近性惟險狹行靡所顧文無可觀雖早踐朝倫

而素乖公望自掌邦計屬當軍興以剝下爲徇公旣鼓  
衆怒以矯迹爲孤立用塞人言洎塵台司益蠹時政不  
知經國之大體不慮安邊之遠圖三軍多凍餒之憂百  
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蔽言悉虛誣遠近咸知朝野同  
怨而又恣求方士上惑先朝潛通姦人罪在難捨合加  
竄殛以正刑章俾黜遐荒尙存寬典

集羣臣於月華門  
貶縛崖州司戶參

軍又詔曰山人柳泌輒懷左道上惑先朝固求牧人貴

欲疑衆自知虛誕仍便奔逃僧大通醫方不精藥術皆

妄旣延禍釁俱是姦邪邦國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棄

宜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柳泌本曰楊仁力

新書  
仁書

少習醫術言多誕妄李道古姦回巧宦與泌密謀求進  
言之於皇甫鎛因徵入禁中自云能致靈藥言天台山  
多靈草羣仙所會臣常知之而力不能致願爲天台長  
史因以求之起徒步爲台州刺史仍賜金紫諫官論奏  
曰列聖亦有好方士者亦與官號未嘗令賦政臨民憲  
宗曰煩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長年臣子於君父何愛焉  
由是莫敢有言者裴潏以極言被黜泌到天台驅役吏  
民於山谷間聲言採藥鞭笞躁急歲餘一無所得懼詐  
發獲罪舉家入山谷浙東觀察使追捕送於京師鎛與  
李道古懇保證之必能致靈藥乃待詔翰林院憲宗服

泌藥日益煩躁喜怒不常內官懼非罪見戮遂爲弑逆  
大通自云壽一百五十歲久得藥力又有田佐元者鳳  
翔號人自言有奇術能變瓦礫爲金白衣授號縣令初  
柳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  
無此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  
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但灸灼之癍痕浹身  
而已轉卒於貶所轉之貶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僚獨  
錢於野朝廷義之擢爲司封員外郎  
轉弟鏞字蘇卿端士也亦進士擢第累歷宣歙鳳翔使府  
從事入爲殿中侍御史轉比部員外郎河南縣令都官  
郎中河南少尹時鏞爲宰相領度支恩寵殊異鏞惡其

太盛每弟兄讌語卽極言之鏞頗不悅乃求爲分司除  
右庶子及鏞獲罪朝廷素知鏞有先見之明不之罪徵  
爲國子祭酒改太子賓客祕書監開成初除太子少保  
分司卒年四十九鏞能文尤工詩什樂道自怡不屑世  
務當時名士皆與之交有集十八卷著性言十四篇

史臣曰姦邪害正自古有之如矯誕無忌妬賢傷善未  
有如延齡皇甫之甚也臣每讀陸丞相論延齡疏未嘗  
不泣下霑衿其守正効忠爲宗社大計非端士益友安  
能感激犯難如此異哉德宗之爲人主也忠良不用讒  
慝是崇乃至身播國屯幾將覆滅尚獨保延齡之是不

悟盧杞之非悲夫執誼叔文乘時多僻而欲幹運六合  
斟酌萬幾劉柳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章武雄  
材磨斷翦削厲階泊逐羣度而相异縛蓋季年之妖惑  
也夫何言哉

贊曰貞元之風好佞惡忠齡縛害善爲國蠹蟲裴陸獻  
替嫉惡如風天聽匪謐吾道斯窮

新書贊曰裴延齡引經義惑其主以不忠爲忠德宗  
倚延齡韋渠牟等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  
君臣同沈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鏐以聚  
歛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足勝  
任哉中與之不  
終有爲而然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六